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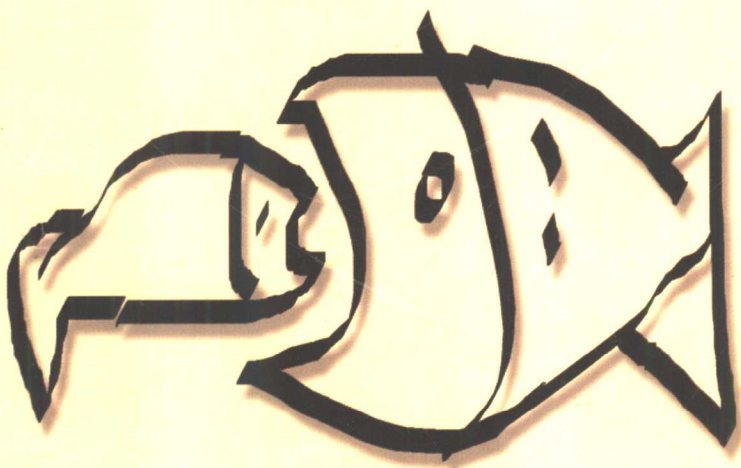
★

张抗抗 ▼ 残忍
 莫言 ▼ 透明的红萝卜
 苏童 ▼ 三盏灯
 张炜 ▼ 蘑菇七种
 叶兆言 ▼ 枣树的故事
 刘恒 ▼ 狗日的粮食
 迟子建 ▼ 五丈寺庙会
 残雪 ▼ 痕
 格非 ▼ 苏醒

残忍

张抗抗 等著

台海出版社



五十名家孤篇自荐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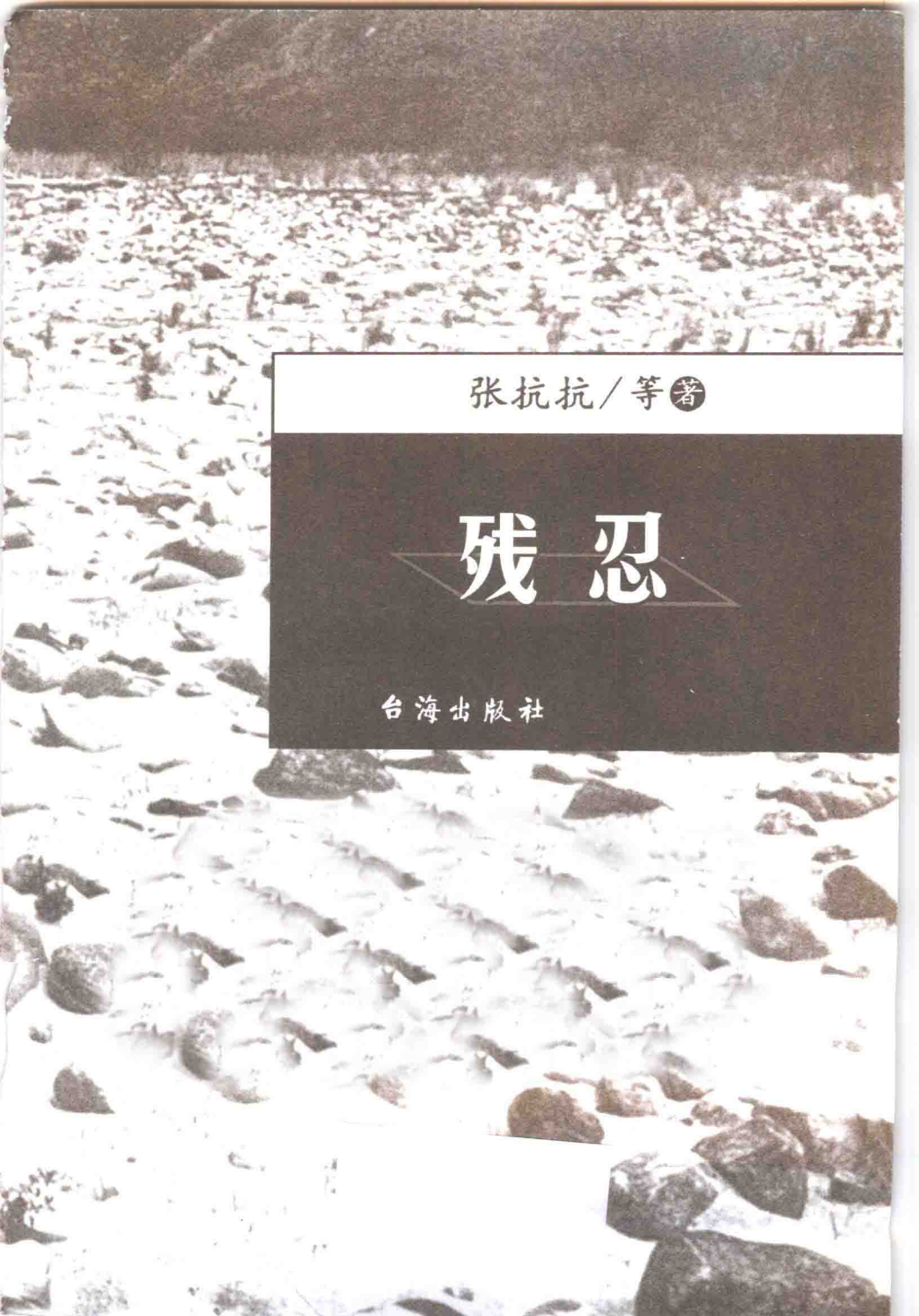
居業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张抗抗／等著

残忍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残忍/张抗抗等著. —北京:台海出版社, 2001

(五十名家孤篇自荐丛书)

ISBN 7-80141-180-3

I. 残…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32 号

丛 书 名 五十名家孤篇自荐

书 名 残忍

著 者 张抗抗/等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13.5 字数/3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141-180-3/I·51

定 价 21.00 元

台海出版社(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4045801)

版板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靠近文学艰难

丛书付印前的几句话

书行将付梓，编辑约我说几句话，便脱口而出：“文学艰难！”

仅凭参与组织了一次文学评选活动，只能算是靠近一次文学，就发本应业内权威人士当发的如此深沉之感慨，会给人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甚至可能还会被误解为有点儿刚识几个字就硬往文学圈里挤的劲儿。因此将这次“文学艰难”的真实感觉自降几级，但最多算是靠近文学的艰难之感。

也许是工作关系，做了几十年的准文龄青年，像非左撇子的人我见到饭习惯于用右手抓一样，心中一直以为文学是导引人们

前行的火炬，天必将降大任于文学，文学必将做出骇世惊俗之举，文学家在我心中也一直是救民众于水火的人民子弟兵，甚至是拿破仑。但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文学不再依靠意识形态的推论和劳动人民的需求，来确立自己的主题并酿就流派和思潮，她渐变为给人给自己以想象性满足的书写符号时，我便忿忿然。随着技术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你随时可见那面色苍白、言辞木讷、目光呆滞，而一爬上网便神采飞扬，一进聊天室便口若悬河的男女青少年或超龄男女青少年，每当听着他们大谈“美眉”、“大虾”等比我听英语还难懂的语言时，我便更加忿忿然。这时准文学青年的情结便发作起来，我虽写不出锦绣文章，但可以拿起笔作刀枪，可以硬把文学往网络男女青少年包括超龄网络男女青少年脑袋里灌。我不敢奢望他们弃网而读经，哪怕通过网上游戏知道当今还有许多被我等奉若英雄的作家的大名也好啊！好啦，我终扒上文学的边了，随之靠近文学的艰难我也觉出来了。

先是说到这次活动的权威性，我确实有点儿慌，难于回答。尽管我也曾幻想过做挽网络青少年于传统文学之中的英雄，但也自觉我非力大身沉之辈，甚至装不得这等豪杰状，只是搞次活动，像以前无数次活动一样。只不过这次赶上世纪末，再加上有网络、报纸等媒体的互动而已，没

想权威。依我浅薄的眼光,按照我以为的公正原则,征求各方意见,请了自认为最合适的专家做评委。评委们严谨、负责的态度令人感动,这件工作绝不是修鞋的皮匠来找木工的碴儿,而是美食家对厨师的评品。当然换一批美食家评出的优秀厨师可能不一样。创作本身再个性化,一旦形成作品便是一种公众化的东西,那就要允许别人发表看法和评品。尽管梵高的作品在身后才为人所识的道理大家都懂,但对要得出一个结果的评选来说,少数服从多数总比多数服从少数更好使。如果再深究评委推荐人的资格问题,我真无话可说了。好在有“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在那儿挡着,这次小小的活动又算什么呢?也许是人们对评奖寄予厚望,有点儿像我对作家们的那种准文学青年情结在起作用吧!

再说到如此活动有无商业炒作之嫌,也挺难回答的。其实作家们的作品以各色选本的形式在书肆坊间随处可见,汗牛充栋。好在我始终认为世上没有不重复的选题,只要有创新的策划就够了,只有操作方式得当方可能达到我们这次活动的初衷。适度的市场化操作,绝不意味着道德的沦丧。期待一次活动不带任何宣传、不讲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如同让所有的人都唱咏叹调,让革命队伍里是纯而又纯的布尔什维克一样难。

这里还不要说活动的组织、资金的调配、软件的设计、作家授权的取得、作品结集的出版等等之难。说了半天,其实我只是靠近了一下文学,就感到了这许多难处。而真正身处其中的话,又该当如何呢?我想靠近文学艰难之程度一定远低于文学之艰难。

文学艰难难于何处呢?是创作环境难还是作品发表难?是作品市场化给作家带来的困惑难还是文学青年的大师化情结难?想必这只有身处其中的作家们才可以做答。而我所感到之难,与之相形,也许仅是一种姿态、一个方式、一份心境吧!

现在回头看看书中的作品篇篇都很好看。愿读者也有同感。但我更愿专家对这次活动的评选结果与青少年网民的评选结果之异同能引起作家和读者的关注。

安然

2001年2月20日晨

目 录

残 忍	张 抗 抗
透明的红萝卜	莫 言
三盏灯	苏 童
蘑菇七种	张 炜
枣树的故事	叶 兆 言
狗日的粮食	刘 恒
五丈寺庙会	迟 子 健
痕	残 雪
苏 醒	格 非

残 忍

张抗抗·自 荐 理 由

《残忍》可以说是一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作品。

因为我在写作之初，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残忍”。

写到结尾处，连我本人也已不寒而栗。我之颤栗在于自己原本对于“残忍”那些朦胧的感觉，最后在小说中脱离了人的行为，而变成一种不受律法审判和道德约束、无形无状无罪恶无廉耻感觉的欲念。

虽然那只是一个从知青中听来的故事，但据说绝对真实。很多年里我始终在琢磨着这件事情，内心持续的震惊与恐惧，使我无从落笔。

后来它慢慢沉淀、渐渐舒缓。

像一条地下的暗河，耐心地躲藏着隐伏着，渗过坚硬的岩石，沿着地壳中的空洞和缝隙，固执地开始着自己的通道。当它再次到达我的笔端时，水声轰鸣，来势凶猛，山岩被冲开了巨大的缺口，地层深处豁然开朗，阳光和水流疯狂地拥抱，跃向悬崖下的深潭。

人性中那些亘古不变的因素，诸如人性之残忍，千百年来，始终遵循着它自身的轨迹，在地下或地面运行。当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无可调解之时，残忍便露出它血腥暴行的本相，赤膊上阵；而在另一种相持、牵制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下，残忍被抑制和收敛，“隐居”于每个人的意识深处，仅仅成为一种进退可守的心理威胁。

几十年中，我们恰好经历了这样一个起伏动荡的时期。我们已将人性这双面怪兽的种种表演一一过目，从中辨别、体验自己作为人的共同基因。正视罪恶本身也是一种近于自虐的残忍，但我们已别无出路。

一些追溯往昔的知青题材小说，已成为那段历史的注释。然而这并非是文学的功能。即使被那一时期生活造就了的知青作家们，已进入所谓的“后知青题材”创作，知青小说仍然不会仅仅在试图阐释历史的层面上拓展。这一代人最终的艰难在于我们已不再是知青，却无以摆脱地继续保留着那一过于陈旧久远的身份；更悲哀的也许是，当我们以“知青”的名义回到各自的出发地，那一座座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城市时，才明白面对未来的日子，“知识青年”原来竟没有多少知识，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

从小说的艺术构思上，也许可以看出，它一直在

用一种回旋曲式的结构方式,寻找着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那条搭襻,故事似乎始终在退着往回走,企图走向从前的记忆。但回首之途却又始终被另一种力量所阻隔和反弹,每一步都步步逼问着事实的真相和原委。就像一条崇山峻岭中的公路,蜿蜒而下,你必须无数次经过之字形相距不远的路口,但却不能直接抵达。如果说,叙述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就像盘旋的上山之路,须开足马力,一鼓作气;而倒叙一个已经发生的故事,却须捏闸空档,小心谨慎地慢慢滑行。每个弯角都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故事每一处被反复追问的内在逻辑,都是路边的护栏和垫石。

我喜欢用这种方法写作。它不像在平地和公路上行驶那么一览无余、畅快淋漓,但它有高地与低谷的落差,在审美上造成类似三维空间的立体感。

小说语言的品性亦由此而来,从作品叙述风格建立的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它必须有足够的韧性来承载这种盘旋式的滑行,它只能粗砺和富于弹性,而非流畅而光洁,它甚至常常设置阻力,对车轮实行难以察觉的小小“颠覆”,以使自己在话语磨擦的声响中,产生出抑扬顿挫的韵味。

小说人物在故事进行中的轮流失踪,也许象征着人性美善的丧失和缺损;也许可能理解为罪恶的临时撤退和暂时缺席。然而正义的重新占领,却以罪恶的更为极端的表现形式——残忍作为代价。正义因此变得畸形而狭隘,人物的每一次失踪,都意味着人对自我徒劳的重新寻找。

但无论如何,人性中深藏的“残忍”,在外部环境激化恶化的条件下,被迫付诸于精心策划的复仇行

动；而当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之后，那些抑或更为“残忍”的欲念，却因无法量刑，缺少证据而逍遥法外。我难以判定也难以断言，那种导致残忍行为的社会环境，与那种惩治暴行却容忍罪恶欲念的社会形态，究竟哪一种更适合人的生存？我只知道一个自由的社会只追究行为而宽待欲念，只要欲念未曾逾越行为的界限，法律永远只有一个假设的对手。

道德法庭由良心和崇高主持审判，假如你不拒绝，它将在你心灵中无限期开庭审理。但那是这部小说以外的话题。

人类已无法否认和躲避残忍，人类只能尽量抑制残忍，将其收容在大脑深处的一角，只是偶尔泄露出一些类似故事的话语。

《残忍》写于我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完成以后不久的1994年10月。我感觉到了写作行为与审美欲念之间所达成的和谐。

牛铤在死后20年，当他的忌日将近的时候，在当年的知青中，唯有马嵘一人想起了这个日子。他记起这个日子也许有点偶然。那天他接到了一封加急电报，告诉他北方的某个边境小城来了批土耳其皮货，物美价廉。电报上要求他在某一天前必须赶到，支票和现金都成。他盯着电报，觉得那个日子很怪又有点眼熟，好像同他有什么关系似的。

后来他忽然就想了起来，那天应该是牛铤的忌日。

回城最初的那几年，牛铤每一年的忌日，他都会摆上两双筷子和酒壶，点上香烛，对着北方的天空，为牛铤祭洒一番。后来，就有些顾不上了。他想牛铤不会见怪。

他一直是想着要到那儿去一趟的。自从离开那儿以后，他还从没有回去过。

既然现在恰好有了一个顺路的机会；既然在同牛铤之死有关的人中，只剩他一个人回到了这座城里；既然又是 20 周年祭；他理应亲自到葬着牛铤的那个地方，去看望他当年的哥们儿。

那地方很远。往北再往北。若是过了江，就是俄国了。那时叫苏联。

马嵘做买卖，算是个小老板，钱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还是个光棍，出门很方便。买上火车票，就走人。

牛铤临死前对连队有个请求，说用不着把他送回城里去了，就将他埋在那片草甸子里，坑挖得深些，平上土，不起坟，也不立碑。等来年青草长起来的时候，就跟世上从来没有过这么个人一样。

然后他又补了一句：你知道成吉思汗吗？至今后人谁也无法找到蒙古帝王的陵墓，因为他躺在一棵对剖开的大树杆中，树杆镂空，合上后用三圈金箍箍紧，最后深埋于地下，再让马群把土地踏平，那儿就什么都没发生过。

牛铤在死前，对马嵘单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日后你替我娶了她吧，拜托了！

牛铤说出那句话时，刚满 19 岁。如今牛铤死了已有 20 年了。马嵘却始终没能娶她。

这不能怪马嵘不守信用、不忠人之托，或是没本事把她搞到手、或是压根儿没看上她等等。对于像杨泱那样的姑娘，当年连队几乎所有的男生，假如政策允许，都愿意为她决斗一次的。

问题出在杨泱本人。自从那件事情终于突然被牛铤揭秘以后，杨泱便不告而辞，从此销声匿迹。严格说，杨泱是在傅正连失踪两个月后，重又“露面”的那天夜里失踪的。女生们回忆说，

杨决半夜起来上厕所,好像就再没有回来过。

隆冬一月,茅楼冻得梆硬,一锤一个白点,杨决不可能消失在粪池里。

那床印着粉红色牵牛花的被子还软软地摊开在她的铺位上。昏暗的灯光下,粉红与鹅黄相间的被面闪闪烁烁,搅和成一团迷雾。马嵘偷偷伸出手去摸了一把,被窝里已冷冰冰地没了热气。炕前木箱上的那只搪瓷口杯里,还留着半杯白开水。马嵘认识杨决的杯子,那上头有“广阔天地”四个红字,一次让牛犇碰掉在地上,磕破了一块皮,那四个字中间就少了一个,变成了“广阔地”,没有天了。

马嵘呆望着那只杯子,忽而周身毛骨悚然。他不知道这个失去的“天”字,同那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某种不可告人的联系?抑或是命运的某种暗示?怎么偏偏就没有了“天”呢?为什么不是没有“地”呢?假如没有“地”就好了,没有“地”,土地的地、草地的地,地方的地,如果没有那片“地”的话,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起码傅正连不会死、牛犇也不会死、杨决当然也不会失踪了。

那是马嵘当年的想法。过了几年以后,马嵘才渐渐明白:有时候,一种人活着,那么另一种人便不得不去死。他们无法相容于同一片天空底下,就像牛犇和傅正连。人说天有九重,那是神话。人间的天空却太低太薄也太狭窄,狭窄到窒息时,人便只能沉入地下,入土为安了。

那一天,杨决木箱上的小圆镜和蓝色的塑料梳子,还有墙上一双破旧的棉胶鞋,都依然原封不动地呆在那里。她离开时几乎什么都没带走,好像她随时都会回来,或者,像一个幽灵,伴随着呼啸的朔风,将夜夜叩击连队宿舍的窗户。那些东西在3年后才被人收起来,送回了她江南的父母家中。此后整整20年,杨决从所有人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谁

都不知道杨洪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她的亲戚始终坚持着她在广阔天地以身殉职的说法，要求有关方面赔偿的官司打得旷日持久，却因无人能够证明她的死亡，至今无法终了。但杨洪似乎并不想表明自己仍然活着，在不断升温的各种知青聚会知青名录知青联谊活动以及老三届的同学会上，杨洪从未露过哪怕一根眼睫毛。

同当年的傅正连相比，杨洪是一个真正的失踪者。20年中，马嵘为了寻找杨洪，几乎走遍大江南北。马嵘没有放过任何一种可能的线索，以便使杨洪重返人间，但皆以失败而告终。杨洪固执的失踪，意味着马嵘将继续他单身汉的生活。他不可能违反他和牛铤之间的生死誓盟。他至今仍活在此世，是牛铤用命换来的，而那条命只不过要求他娶了杨洪，代替哥们牛铤，一辈子不再让任何一个别人去爱杨洪而已。

那是马嵘和牛铤之间一个绝密的阴谋。在那么多年寻找杨洪的过程中，马嵘始终无法消除自己心中的罪恶感。但他不结婚并不说明他守身如玉或洁身自好。光棍马嵘也许比那些有家室的男人，过得更加滋润更加潇洒。马嵘自从有了钱以后，身边一直不缺女人。他照例寻找着失踪的杨洪，但那一点儿也不妨碍他泡妞或被妞泡。在他看来那完全是两回事。

不过马嵘知道世上的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一次永远的失踪，便是另一次暂时失踪的代价。从一开始。从傅正连失踪的一开始，一切就已经被注定。只是马嵘计算出那代价的价格，花费了差不多20年时间。火车开动的那个时刻，马嵘想的是，他付出的那些代价，早晚总得有个“了”了的时候吧。

指导员开始怀疑连长失踪，是在连长去团部开会的三个星期以后。

连长去参加的那个会议并不长，按说应该在一星期后回来。

但一星期又过了一星期，连长还是没有露面。就连电话都没打来过一个。以往连长外出，走到任何地方，都会从电话那头频频发来各种指示。但这次确是有点反常，连长自从走上通往公路的那条小道后，好像就从连队突然消失了。蛛丝马迹原本很明显，只是大家都放松了警惕。指导员后来痛心地回忆说。

那三个星期中，13连地界上方的天空格外晴朗、白云格外温柔、小河格外缠绵、庄稼格外招摇；牛犊和马驹留意地观察过，全连的人，就连指导员本人，眉头都缓缓地舒展开来，人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深秋爽朗的空气，大声地谈笑，再不必左顾右盼，随时提防着连长从背后忽然出现。

起初的两个星期，13连的战士们，几乎忘记了地球上还有连长那么个人。没有连长的日子过得很快很轻松。直到那天，作为兼职文书的杨泱，在清晨被隔壁屋子杀猪一般的电话铃声吵醒，梦中那铃声让人心惊肉跳。

电话是从团部打来的，询问傅永杰同志是否已经回到了连队，为什么到现在还迟迟不向团部汇报上次会议的布置落实情况。话筒里遥远而嘶哑的嗓音十分严肃的质问说，以往13连对上级的指示总是一丝不苟，如今傅永杰的13连还想不想当典型了呢？

杨泱拿着话筒愣了一刻，她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傅永杰其实就是傅正连本人，傅正连就是傅永杰。她很想对着话筒告诉对方，在13连没人管连长叫傅永杰，而是叫傅正连。原因很简单，连长姓傅，一开始大家就叫傅连长，傅连长听起来就是副连长，于是傅连长整日一脸乌云。有明白人，便及时改口叫正傅连长，正傅连长叫得太绕口，一含糊就变成征服连长，连长的眉头暴风雨即将来临。全连战士总结教训，经过反复练习，最后演化成傅正连三个字，不仅朗朗上口，而且含义准确，能够全面体现出连